

外国文学大系

窒息的城市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窒息的城市

威尔·默里著

头天晚上，格特姆市南区上空的空气变成了蓝色，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死去。

事情发生在差一刻午夜 12 点之时。其时一轮满月高悬，但奇怪的却是月亮是蓝色的。第二天的天气，是这 10 年中的 12 月里最冷的一天。这轮古怪的月亮从东方升起，可是却成了个十分古怪的晶体。从格特姆村看去，它显得像是在爬格特姆大厦的塔尖；这个大厦，曾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可现在却成了格特姆市仍然矗立在那里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的最老的摩天大楼。

差一刻到午夜 12 点时，那又冷又蓝的月亮，停在格特姆大厦屋顶一动不动，令人难以置信地正好位于天与地的中间。一片形象丑恶的云急匆匆地飘了过来，给这月亮慢慢罩上一层灰色的像烂布做成的面纱，不多一会便把月亮全给罩上了，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片黑暗。

这蓝色的月亮再次出现，但很快便又给那片云遮住了。在叫做“锈斑”的这个由 6 个街区组成的衰败地区，这个现已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家的地区，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摇曳不定的光，既无根无源而又飘忽不定，像鬼火一样。

格特姆市南区处于沉睡之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看到了这种景象。“锈斑”这个地区，就是小汽车司机也对其敬而远之。

屈指可数的那几个看到了笼罩在“锈斑”地区上空的蓝宝石色光的人，全都是由于听到了一片咆哮声而跑到公寓楼的窗户旁去看个究竟的。

这蓝光显得很柔和，但随之而响起的声音却显得粗厉而又不和谐，那咆哮声就更是这样了。这其中杂有叫喊声，是从喉部发出的各种尖叫和嚎叫，全都混杂成一种愤怒的叫喊声，仿佛格特姆动物园的百兽，一下子全都发了疯似的。

格特姆动物园的所有笼子全都空了，而且已经有好几个月是这样了。

突然之间，蓝光一下子消失了，地铁火车向北轰隆轰隆地驶去的声音，把那野性的交响乐声给压了下去。

地铁火车驶过之后，各种声音也跟着消失了。

然后，蓝色的月亮再次出现，格特姆市则继续处于沉睡之中，但是却既没有梦，也没有怀疑，更没有任何准备。

第二天早晨，《格特姆报》在第 28 页上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是在“锈斑”地区周围有人听到了那野兽发出的一片杂乱的声音。报纸只字不提那蓝光，而只是说警署已派人前往该地，可是什么声音也没听见，因此否定了上述的报道。实际上，警察根本不敢深入“锈斑”地区。人们，即使是带着警徽的警察，在那里有时也会被人用不那么锋利的工具给切开喉咙。

那条消息根本不提城市生活中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是它却白纸黑字地表示怀疑说，不知现已关门大吉的格特姆动物园的鬼怪，是否已回来骚扰这个城市，因为正是这个城市使得该动物园像某个外族人的花园那样树枯花谢的。

无线电台中午早上闲聊的主持者们却抓住这个题目不放，于是，嗡嗡响的无线电波便把“鬼怪狮子”这个字眼传遍了千家万户。这绝不是当玩笑来说

着玩的。人们十分怀念格特姆动物园，而且认为对动物园的关闭负有责任的人是百万富翁兼土地开发商肯德尔·夏普。他被指责廉价地买下了那块地皮，然而却让它走向了破产和衰败。

已快到破产边缘的夏普，最初谢绝了一切要他参加公开讨论的邀请。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发现自己日益成为人们鄙视的目标，便积极参加这种辩论，陈述己见。

“听着，”夏普怒气冲冲他说道。“我接管动物园时，它已是岌岌可危了。而且大家对它都不予支持。你们想听听我的看法吗？好吧，我的意见就是，本市的水平，尚未达到支撑一个世界级动物园的标准。”

这一看法差点没气破高傲自大的格特姆市市民的肚皮。

那天傍晚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报道了无家可归者搬到通常见不到他们影儿的地区安营扎寨。记者们被派出去采访这些没有公民权的人这最新的搬家运动。对着摄像机愿意说话的那三两个人解释说，他们是为了逃得离那“原始森林”远远的。记者们认为，他们所指的，是分布于市郊各地的各种流浪汉们的森林营地。

但是他们却猜错了。

那天晚上稍晚些时，那蓝光完全罩住“锈斑”地区，持续时间足足5分钟，一秒不多一秒不少，但这回却有17个人死掉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咆哮声，而那死去的17个人，由于急着想把空气吸进他们那急需空气的肺里，结果连哭喊也没有来得及便死掉了。直到早上，才有人发现他们死了，此时他们脸色发紫的尸体开始在市里的各个垃圾场被人发现，或漂浮在流水哗哗的河流中。

那天，电台闲话主持者认为，这是在有一代人的时间里一直在格特姆市游荡的最恶劣的扼杀者所干的勾当。

6点钟的新闻播出后，警长詹姆斯·W·戈登在警察总部大楼前正接受一次电视实况采访谈话。

“没有什么理由好为之惊慌的，”他用粗哑的声音固执地说道。“我再说一次，公民们所应采取的，是他们通常对付一般犯罪所应采取的措施。在我们此时尚未把任何事情排除之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是被人杀死的。”

这一说法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然而，记者们却开始用各种问题来为难他。

“警长先生，此时你已有任何嫌疑犯了吗？”

“戈登先生，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警长先生，为什么这怪物攻击的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呢？”

警长戈登的脸，慢慢地变得像胡萝卜那样红。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以尽可能镇静的声音说道。“请注意，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扼杀犯！”

“警长先生，”一位记者一边心不在焉地记录下刚才的那句话一边问道。“该如何把这一罪行与波士顿发生的扼杀案进行比较呢？”

“请听我说！”这位警长大声说了起来。“这些人并不是被扼杀死的！根本没发现任何掐扼的印记，脖子没发现任何紫痕，任何可以定作犯罪的印迹都没有。在每一个案子里，死者全是死于一般性窒息。”

这一大帮记者们好一阵子一言不发。摄像机单调地呜呜响着。偶尔传出有人用铅笔在本子上写字时所出的沙沙声。

然后，问题又来了。

“警长先生，这些死者，跟被烟熏死有关系吗？”

“戈登先生，对于这种毒气，市里计划准备怎样对付呢？”

这一回，警长戈登的脸色变得赤红了，对于新闻传媒界提出的这个尖锐问题，他无言以对。

在他那宫殿式的邸宅里，布鲁斯·韦恩一边观看电视上播放的新闻记者的这一喜剧性提问，一边用手指摸着自己的方下巴，黑蓝色的双眼陷入了沉思。戈登由于只想不使市民惊恐，可反过来却引出了个危及人们健康的问题。

韦恩按铃叫来了管家。当这位又瘦又精明的管家来到后，韦恩说道：“阿尔弗雷德，咖啡，多多的。”

“很好，布鲁斯少爷。”

阿尔弗雷德退了下去。

韦恩然后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天色阴暗，像悬垂得很低的一块石板那样压在人们的头上。这种天气对于蝙蝠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他很不自然地微微一笑。他要见见他那位老朋友戈登，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格特姆市陈尸所的陈尸柜一个不剩全预订出去了。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晚上至少有5个人被杀，此外还有一两个意外死亡的人。

今天晚上，每个陈尸柜都装着一个死人。3张瓷砖尸体剖验桌上血迹斑斑，堆满了脸色发紫的死尸，他们的四肢悬垂在桌子外面。

蝙蝠侠在这些死尸旁边走来走去，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摸那些死人的咽喉。在深深的眼眶里，他的两眼炯炯发光。

“上面什么痕迹也没有，”警长戈登绷着脸说道。“如果有的话，从这出滑稽剧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点线索。”

蝙蝠侠随便选了个陈尸柜，拉着把手把它向外拉。一块板子在钢滚轴上发出吱吱声，说明实在得给它上点润滑油了。他把盖在尸体上的布掀开。这个可怜的死者的脸部是淡紫色而不是紫色，两眼紧闭，嘴巴歪在一边。跟别的死者一样，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因忧愁而生的皱纹。由于死去时痛苦万分，这些皱纹显得更深了。

“不是淹死的吧？”蝙蝠侠用心不在焉的口气问道。

“肺里没有水。”

蝙蝠侠把死者手指已僵硬的双手提了起来。指甲有点长，指甲缝里满是污垢。

“他们也不是被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屋里的，”他说道。“指甲一点没破。一个不想死而拼命挣扎的人会对他周围的墙乱抓乱挠的。”

戈登头脑冷静地点点头。“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互相乱抓乱挠呢。但这些死尸却根本没什么挠抓的痕迹。他们是单独被害死的，只是死亡的时间极为巧合——就是说验尸官的报告可信的话。”

黑衣骑士把吱吱发响的存尸盒推回原处。

“是同时杀死的，而且以同样神秘的手段来进行的，但却不是在封闭的密室里。”他慢吞吞地说道。

“我知道，可这什么也说明不了。”

“看了昨天《格特姆报》了吗？”

戈登阵了口唾沫。“纯粹胡说八道！”

“不提那些社论了，”蝙蝠侠干巴巴地说道。“昨天那一版还提到了在‘锈斑’地区附近有人听到了各种咆哮声呢！”

戈登皱了皱灰白色的眉毛。“咆哮声？”

“说像是在非洲塞伦盖蒂大平原 外面听到的最大的猫科动物打斗时发出的声音。”

“这怎么可——”

“别忘了，那些无家可归者昨天不是出现在城里往常没有他们踪迹的地区了吗！其中有些人声称说，他们只是想离开他们称之为‘原始森林’的那个地方。”

警长戈登聪明的一双老眼眯成了一条缝。“那个‘锈斑’地区！自从它遭到人们的诅咒并离它而去后，实际上已成了无家可归者的大本营了。是否有这种可能呢？即这些可怜虫——在同一地方被人杀死后才被抛尸到别处呢？”

“很有可能。”

“但这是为什么啊？”

“我想到‘锈斑’去转一圈，”蝙蝠侠低声说道，接着便猛地一转身，身上的披风像翅膀那样张了开来。

戈登跟在后面说道：“祝你走运。”这声音听来就像是在为他念经祝福似的。

当蝙蝠车熄了灯快速驶进“锈斑”地区时，过去的24小时已把现已不再是满月的月亮的东端削掉了一块。

蝙蝠侠以前曾对这个衰败的地区进行过暗访，现在其情形仍跟以前那样没什么变化。各种大楼的门口和窗户仍被胶合板封死了。被风吹跑的垃圾仍像往常那样堆积在到处是裂缝的阴沟里。但有一件事不一样。

被火烧黑的锈迹斑驳的火灰罐立在那里，空空如也而巨显得冷漠，像是从某个天上的王国扔下来的深水炸弹似的。看不见戴着破烂手套的手在冒着烟的余火上方摆来摆去地取暖。也看不见蝙蝠车车头灯扫射那一片寂静的空虚时，逃跑的人影急忙躲进胡同里面去，见到的只是遍地的死老鼠。

更令人吃惊的是，看不见任何以墙上砖缝为家的蝙蝠，从楼上破烂的窗户飞出来，在蝙蝠车那用钛钢和陶瓷复合材料制造的车身上空盘旋飞舞。

“锈斑”地区，一度曾是本市的亡命徒们。人生信念破灭者和穷鬼们的最后一处避难所，成了一座摩天大楼摇摇晃晃和办公大楼空无一人的鬼城。

蝙蝠车驶着驶着便停了下来。黑衣骑士推开座舱盖从里面爬了出来，看起来就像个灰黑色的幽灵。

在他面罩下的两耳，极力想听听有什么声息没有。看不见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刺骨的寒风在这钢筋水泥和破窗烂门构成的峡谷中呼啸着吹过之外什么也没有。

蝙蝠侠在“锈斑”地区信步走着，他那露在外面的嘴唇显得厌烦地往里抿着。

在他父亲在世时，此地曾是格特姆这个大都会的中心地区。这里首先矗立起了本市真正的摩天大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摩天大厦。现在仿佛却成

了一座被中子弹把其人口全消灭了的小城市，任由它风吹雨打，霜侵雪蚀。

一切东西都老化了并失去了作用，但是，建造像格特姆大厦这样的数十层的摩天大楼的建设者们，却从来不曾料想到它们也会有崩塌的一天。今天，市政重建委员会尚无良策，去消除“锈斑”地区那成千上万座钢筋水泥构成的废厦颓楼，这些建筑物有些还散布于这衰败地区周围仍然兴旺的某几个市区之内。

蝙蝠侠从他那多用皮带上摘下一个手持的手枪式微音探测器来，用拇指把开关打开，然后把其碟形盘对向四周。

经过放大的风声，向他发出一种金属般的尖叫声。他动手把音量减小。

向后扫描时，这装置检测出了一声很轻的猫叫声。

听到这个声音，他戴着手套的手保持不动，耐心地等待着。传来又一声猫的叫声，接着便响起了屏住气低声说出的一句话：“快去，小精灵！”

这声音像是来自格特姆市大厦。这建筑一度曾是本地雄伟壮丽的一个地标，可现在其总共 6500 个窗户，早就用三合板给钉死，而这些木板也给风吹雨打得破破烂烂了。

蝙蝠侠举着微音探测器，轻手轻脚地走近这摩天大厦的门口。那破旧的旋转门坏了且变了形，门上破碎锋利的玻璃块闪闪发光。

黑衣骑士裹紧他那披风，从变了形的铜门框里扭动着身体往里钻，走到里面铺着大理石地板的走廊里。他虽然有猫行无声的本事，但玻璃碴儿在他那蓝黑色的靴子下仍然发出叽哩吱哩的声音。

电梯里的东西早已被拆掉，因而电梯口全都洞开着，电梯竖井里到处可见一道道很长的油迹印和锈迹印。蝙蝠侠来到防人门处，走进楼梯井。那里的门没有关紧，漏下来一小片三角形的光来。

他的微音探测器没从下方检测到任何响声，但是从上方，却探测到了很轻很轻的脚步声。他于是向上走，他那沉重的幅翼式披风，每走一步都会抖动一下。

现在根本没有光线了。磨损的台阶上散布着垃圾和碎块，每走一步都使人感到一阵神经质。有一次，他的右脚碰到了一个又硬又圆的东西。蝙蝠侠轻轻把脚抬起来，慢慢踩着，才觉察出这是个扔在地上的玻璃瓶。站稳脚步后，黑衣骑士抬脚小心翼翼地跨了过去。

他继续沿着台阶向上走，每一步都走得极为小心。那瓶子可能只是别人扔的废物，但也很有可能是个初级的报警器，安放来对付粗心大意的不速之客的。

到了楼梯平台的地方，黑衣骑士停了下来把微音探测器的音量放大。从微型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声音是轻微的嚓嚓声，像是耗子走动发出来的声音似的。

但走了几步之后，蝙蝠侠却不再这样认为了，此时他的脚踩到了一个东西，这东西发出吱的一声，接着便听到小骨头被踩断了的声音。他用脚把那东西拨到一个角落，然开抖开披风以免漏出光来，最后打开了钢笔式手电筒。

他看见的是只耗子，嘴巴已一动不动，但临死时还在喘着气。

他无动于衷地继续向上走。

黑衣骑士没有注意到在六楼下的一个平台里有一条绊索，后来他的小腿碰到一个东西，接着发出很响的嘀的一声，这才使他意识到有陷阱。

一眨眼间，他脑海里闪过成百上千种想法。蝙蝠侠想到了对付单兵的地

雷在他脚下爆炸，或毒气从隐蔽的喷嘴喷吐出来，或一个张开的弩弓对准他的重要器官射出一支硬木杆做的箭来。这后一种情况并非胡思乱想，因为这种情形他以前的确碰到过。

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这无法穿越的黑幽幽的楼梯井却一下子响起了一片极大的响声。咆哮声、撕咬声，噪叫声响成一片，仿佛十几只原始森林的猫科动物下期而遇，又像快车道的好多汽车撞到一起时发出的声音，只是这些汽车是猫科动物而已。

这种叫声震耳欲聋，蝙蝠侠不得不用手捂住耳朵。是扩音器放出放大的声音。他急忙取出钢笔式手电筒来把它打开，在楼梯里各处照，寻找这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来源。

电筒的光照出了他脚下的一条绊索，这绊索仍然绷得紧紧的。这绊索从墙上的一个小洞眼里伸出来，一直通到另一个平台上装在墙上的扩音器里。

蝙蝠侠赶快跨过这绊索向扩音器走去。

扩音器上有个装有微型磁带盒的录音机。卷带棒正在慢慢转动着。蝙蝠侠把开关关上，于是那一大片猫科动物的噪叫声便一下子停了下来。

他使磁带盒弹射出来，然后便把它装进他那多功能皮带里。

黑衣骑士正要继续往上爬时，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极为冷静的女人的声音：“别装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我们中有的人不是很聪明地跨过了这绊索了吗？”

蝙蝠侠急忙转过身去，双眼极力往上望。他那手电筒的光线照出了一个人影。

在另一道楼梯的半路处，站着一个身穿黑衣的身体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人，两手搁在裤子的屁股处，弯弯的小嘴作出十分自得的微笑。

“塞莉娜！”蝙蝠侠低声说道。

这位体态苗条的人低低地噓了一声、说道：“不，今晚我可是叫猫女。”

她两手从屁股处移开，沿着楼梯向下走到他面前。塞莉娜，或者说猫女，透过她那毛茸茸的猫面罩微笑着。在昏暗的光线下，根本看不清哪是她的脸哪是她有一对竖起的猫耳的猫面罩。她的整个身体全都裹在一张灰色的皮衣之下。完美无缺的这身冬装，对格特姆市最臭名远扬的入室窃贼猫女来说实在太合适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蝙蝠侠问道。

“根本不是干违法乱纪的事。所以请态度好点。”

“我不过是问你个问题而已。”蝙蝠侠冷冷地说道。

她用她那戴着钢爪手套的手去摸他胸前的蝙蝠徽章，发出一种金属碰金属的吱吱声。“你听到那些猫科动物的叫声了吧，”她低声像猫那样说道。

“那你还问什么？”

“磁带发出的声音。”

“可能，也不可能。”

蝙蝠侠抓住她那俊美的手腕捏了捏。“你怎么知道的？”

“放手！”

“塞莉娜，死了不少人，我想知道其中原因。”

“还记得格特姆动物园并不只是摆满了空笼子的时候吗？”猫女用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低声问道。

“记得。”

“我也记得。实际上那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我在那里还有个最要好的动物朋友呢。叫巴斯特。这个名字可能你还记得吧？”

蝙蝠侠脸色严肃地点了点头。“是头黑豹，来自苏门答腊。”

猫女报之以微微一笑。“向一个男人描绘巴斯特，真是白费力气。它可能已被运到圣地亚哥动物园了，其时是在格特姆动物园被取消之时。”

“可能？”

猫女挣脱了他的手，耸了耸肩。“当时我心血来潮，坐飞机到那儿去了一趟，可是没见到巴斯特。该动物园园长说根本没听说过有它。我查了一下。本市动物园的猫科动物在那里一只也见不到。”

“报纸有时把事实搅混了，”蝙蝠侠指出来，同时看着她用面具半掩着的脸，想从其表情上看出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塞莉娜·凯尔天生就是这样，也许她根本不懂这二者有什么差别。

“我就是这样想的。但那天晚上我听到那咆哮声了，其中就杂有巴斯特的嗥叫。”

“嗥叫？”

猫女那猫一样的眼睛闪着光。“别用那样的目光瞧着我！我一定要知道这可爱的嗥叫声在哪里。”她的声音很有魅力地低了下来。“我要有这样一种声音就好了——好使小伙子们见了我规规矩矩。”

蝙蝠侠问道：“是好奇心使你来这里的吗？这就是你要说的？”

“我觉得巴斯特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

“真怪——”

一团黑里带白的毛茸茸的东西从楼梯上窜了下来。

猫女抬头一看。“小精灵！”

像豪猪那样把全身的毛竖起来的这只小黑猫，身上长着大块的白斑，绕着猫女两腿乱转，然后便沿着楼梯向下跑去。蝙蝠侠用钢笔电筒照着它。它的白爪子一蹲，便窜过了那绊索继续向下跑去。

猫女跳着在后面追它，边跑边喊道：“等等，你这个小东西！”

黑暗很快便吞没了猫女和那只小猫。

黑衣骑士在走廊处追上了他们。

猫女已把那猫逼到了角落，那只猫弓着背，尾巴竖了起来、露出牙齿呼呼地叫着，绿色的猫眼里充满了恐惧。她在它面前蹲了下来，同时也压低了声音说道。

“听话，小精灵，过来，过来呀！”

这只黑中带白的猫很不情愿地让她抱了起来。它几乎是只黑猫，下巴的地方是白的，这一小片白色向下延伸到胸部，像白糖那样白。

猫女一边用手抚摸它那因恐惧而竖了起来的毛，一边低声对向后贴起来的那只猫耳朵说了点什么。像小猫咪紧紧贴住猫妈妈那样，这只猫那针一样的爪子紧紧地抓住了她那毛茸茸的两臂。

“是你的朋友呀？”蝙蝠侠低声说道。

“小精灵是只善于捕猎的小猫。我派它前去侦察一下有什么情况。”

“它跑回来向你报告来了？”蝙蝠侠挖苦地问道。

“它跟我不一样，它在黑暗里也能看得见，而且还懂得什么时候往后撤。这是我的预警系统呢。你说是不是，小精灵？”

蝙蝠侠把戴着手套的一只手指在猫耳之间摸了摸。猫的瞳孔又大又黑。

“它显然的确是碰见把它吓坏了的什么东西了，”他不得不承认地说道。

“这还用说。”猫女干巴巴地说道。

这时空气变成了蓝色，弥漫在他们周围。空气的气味闻起来有股放电的气味。

蝙蝠侠仍然把钢笔式手电筒拿在手里。它从他手里掉到了地上，发出啪的一声。他伸手去摸自己的咽喉。他和猫女四目相对。他们俩之间互相传递着尖锐而不可理解的目光。

那只小黑猫窜到了大理石地板上。自称猫女的塞莉娜·凯尔极力想吸入些氧气。

此刻空气里一点氧气也没有啦！

蝙蝠侠迅速从他那万能皮带上掏出一个吸氧面罩，迅速地猛吸一口氧气，随后使用一只手扶住猫女脖子的后部。当他把吸氧面罩按在她脸上后，她迅速地猛吸了三大口。感到肺部火辣辣地疼的蝙蝠侠，再把吸氧面罩拿回到自己紧抿着的嘴上。

猫女屏着气，两眼露出惊恐的神色。黑衣骑士把 5 只手指伸到她眼前，来回晃动了两次。

猫女点了点头，她明白了。他的氧气只能供应 10 分钟。

蝙蝠侠然后牵着她的手臂，想把她从变了形的旋转门推出去。

塞莉娜挣开他的手，跪下来把小精灵抱了起来，此时后者在地板上正挣扎着喘气。然后她抱着那只猫一起往前走，摇摇晃晃如履薄冰。

当吸氧面罩再次送到猫女手上时，她把它罩在猫的小脸上。小猫又活过来了。塞莉娜然后吸了两大口氧气，再把吸氧面罩送还给蝙蝠侠。

他们走出去来到一片废墟的兰维克大街上，步态有点摇晃。到了这儿，黑夜里的空气懒洋洋地像是不再流动了似的，而且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微光，看起来虽然安详平静，但却跟沼气那样无法供人呼吸。

蝙蝠侠把猫女向北推，轮流使用着吸氧面罩，情形就跟两个潜水员发生了水下故障，只好轮流使用一个氧气筒那样。时间真费了不少。他俩不敢跑，因为这会迅速消耗掉大量氧气。在街拐角处，蝙蝠车就趴伏在那里，离他们还下到 100 英尺远，正常情况下猛跑一会儿就到了。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它却像是一英里远似的。

蝙蝠侠使猫女急促停了下来，把她推到他的前面。她把吸氧面罩放到了脸上。她的另一只手里，小精灵乱挠乱动，吃力地大声喘着气，像是快要死了的样子。

蝙蝠侠目光严峻地用无情的黑手指指了指这只垂死挣扎着的小猫。

猫女立刻明白了。她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蝙蝠侠又作了一下这个手势，猫女再次摇了摇头。然后，蝙蝠侠使用粗硬的手指在他自己和她的喉部抹了一下。

她生气地用力把吸氧面罩猛地按在他脸上，结果把他的下嘴唇猛戳了一下。

他气呼呼地拉着她往前走，踉踉跄跄地又走出了几码远。

这时忽然响起了一种怪声。

这声音就像那蓝幽幽的光一样，遍布于他们的四周，所不同的是可以令人听得见而已。一个雷鸣般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格特姆市的公民们！明天半夜以前，要是不支出 5000 万美元的赎金，你们所有人均将挣扎在我的奴

役之下！决定你们命运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天了！我是隐身扼杀神！”

这声音震耳欲聋，使他俩不得不跪在了地上。小精灵挣脱出来，可是立刻瘫倒在地，像鱼钩上的一条蚯蚓那样扭动着。

猫女肚皮贴地，齙着牙向它爬了过去。

黑衣骑士好一会儿心里对这位年轻女冒险家的勇气不禁涌起敬佩之情。但是他那氧气面罩的指示器告诉他，剩下的氧气只够呼吸不到两分钟了。

他大声叫喊着，想使这位勇敢的女人恢复理智。但他的肺里已经没有氧气了，因此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他虽然心里在咒骂她，但还是走到她身边跪了下来，把面罩压在她嘴上让她吸氧。

猫女生气地把氧气面罩从她脸上猛地拨开，蝙蝠侠再次把它捂在她脸上，他们俩就这样一来一去地推来推去。最后，黑衣骑士只好让步，把氧气面罩压在正在抽搐着的那猫的小鼻子上。宝贵的氧气滋滋响着，可是大部分却漏了出去，这可使蝙蝠侠气炸了。

他把她俩扔在那里。

这是破釜沉舟的一步棋、因为这是一种绝境。黑衣骑士跑了起来，但实际上只是拖着脚像踱步那样走着而已。他肺里的氧气早就用完了，急需新的氧气来加以补充。他的两耳回响着心脏怦怦的跳声，脑子像一团受到手指猛力挤压的海绵那样又紧又疼。他的视力在他眼前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

有一回他摔倒了。但他强迫自己站起来继续向前走。他只是向前走，再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在朝正确的方向走着。他面前舌到的，只是灰蒙蒙的一片。在这灰蒙蒙的一片中有些互相交叉的黑线，跟电视机里的测试图那样。最为惨痛的是，他快变成瞎子了。

当他砰地碰到硬邦邦的一个障碍物时，他的血液在他两耳里嗡嗡地响着。他咽下了一声痛苦的叫喊，伸出手去乱摸，终于摸出了这是在等着他的蝙蝠车车身上冷冷的光滑舒适的流线型来。

蝙蝠侠喘着气，向座舱门摸去。当他触摸到一个暗藏的把手时，听到了嗡嗡响声，于是他便像只受了伤的有翼动物钻进自己窝里那样一头钻了进去。

他伸手去摸头顶上方的开关。在两耳里流动的血液发出的越来越响的轰鸣声中，他听到座舱门嗡嗡响着，合上了并严丝合缝地锁上了。

蝙蝠侠知道，此时他仍然是不安全的。仪表板上布满了古里古怪的一大排电子装置。他伸出十只手指去摸那氧气释放按钮。仪表板是一块难以名状的布列有各种开关的东西。他那戴着手套的手指无意中触到了挡风玻璃上的雨水刷、空调器、车尾烟雾喷放器等等的开关，最后才触到了正确无误的开关并听到了汽车底盘上的氧气箱释放出可呼吸的空氣的滋滋声，这声音隐隐约约，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似的。

当黑衣骑士醒过来后，他的呼吸已恢复正常。肾上腺素使他脑袋立刻清醒过来。他在座位上坐直身子，用手按了按上发动机开关，急速地把这钢铁坐骑向前方趴伏着的两个黑影处驶过去。蝙蝠车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古怪地达达响着，可他却对机器的警报声置之不理。

在两个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的猫形东西之前，蝙蝠侠猛地刹了车，然后便切断座舱氧气供应源，啪的一声把座舱门打开。

他迈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便走到了猫女身边。他抱起塞莉娜·凯尔，把她弄进蝙蝠车的乘客座椅上，然后便愚不可及地重新走回去把那只叫小精

灵的猫提回来。

当把人和猫全放进车内并使这密闭的空间充满了氧气后，蝙蝠侠便把蝙蝠车像箭一样尽可能快地驶离“锈斑”地区。

即使到了那地区的外缘，这里依然弥漫着那种蓝色的空气。在这里，一辆辆汽车不是撞到了消防供水铁桩上，就是停在那儿一动不动，汽车的主人从斜开着的车门往外钻，一个个全都喘着粗气。

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多辆汽车互相撞到了一起，把交通完全堵塞了。在他还来不及踩刹车之时，蝙蝠车滑行着，最后才完全停了下来，可发动机却像一头愤怒的野兽，依然在轰鸣着。

然后它便完全熄了火！

猫女这时候已重新恢复呼吸。她眨了眨眼，目光惊异地向周围看了看，然后便想起了小精灵。那只猫躺在她大腿上，显得半死不活的样子。

她推了推它，嘟哝着说道：“醒醒，你这爱睡懒觉的家伙！”

那猫从她腿上滚落下来，一点反应也没有。

“妈的，”猫女骂道，用手在小精灵胸部猛地按了按。一点动静也没有。她用戴着手套的拇指把它的小嘴掰开，对着它的嘴向它肺里吹气。一口，二口，三口。

蝙蝠侠正想说点安慰她的话，这时，响起了格格的吸气声，那黑猫竟开始吸起气来，噎了一下，然后便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起来。

“好猫咪！”猫女低声说道，把那吓坏了的小猫抱在了她那灰色的怀里。

然后，她两眼落到了座舱窗户外那一片可怕的情景。人们——那些平民百姓——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那样躺倒在大街上，喘着粗气，扭动着，嘴巴抽搐着一开一合，惊恐的眼睛极力向上空那表示永恒的冷漠的群星望着。

“这个蓝色的地狱延伸到多远呢？”塞莉娜有气无力地问道。

蝙蝠侠一言下发，他双手搁在驾驶盘上，强忍着的愤怒使他一会儿紧握拳头一会儿又松开。蝙蝠车再没有可容纳第三个人的空间了。这种可怕的情景再稍为多持续一阵子，车里的氧气也不够供他们俩和那猫呼吸了。可是他却束手无策，这种情形他以前还从未经历过。

黑衣骑士正设法使熄火的发动机重新发动起来，这时突然间，夜空再次变成一片漆黑。

猫女大口喘起气来。

躺在地上的那些人，也开始再次呼吸起来。他们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大声笑着，脸上露出松了口气的样子。有些人甚至高兴得大叫大嚷起来。他们在距痛苦万状的死亡只差几分钟时重新活了过来，而重新恢复呼吸则实在是令人陶醉的一大快事。

蝙蝠侠使座舱门向后滑开。

外面的空气已经变得干净了。虽然还有点很浓的臭氧味，但却是可供呼吸的了。

而响彻夜空的却是不久前那要求的重复，而且仍然震耳欲聋：“格特姆市公民们！明天午夜前你们如果不交出5000万美元的赎金，你们所有人都将在我的奴役下挣扎！你们的命运如何，只剩下不到一天的时间去决定了！我是那位会隐身术的扼杀神！”

“会有人，”猫女说道，“去付这笔钱的！”

“会有人的，”蝙蝠侠说道，按了按主发动机的开关。蝙蝠车的涡轮发

动机先发出断断续续的几声，然后便吩咐地响起来，最后像获得解放了似的，像有生命的东西那样轰鸣起来。他使汽车沿着一条没有堵车的侧街迅速驶去。

“我们上哪儿去？”猫女迷惑不解地问道。

蝙蝠侠声音严峻地说道：“你可欠我的情呢。”

“没错，”猫女同意他说道，把仍然喘着气的猫换到另一只手上。“我和小精灵都欠你的情。不过我仍然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要你别呆在这儿。”

“不太可能。”

“这可不是闹着玩呢，”蝙蝠车突然拐了个弯，滑行进了一条胡同里。座舱门向后打开了。蝙蝠侠把戴着面罩的脸转过去，冷峻地盯着猫女。“你请到此为止吧。”

“那些找不着了的猫科动物怎么办呢？”她固执地说道，“这个疯子要是把它们藏到了‘锈斑’的某个地方，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果真有这回事，我答应放了它们。”

猫女很不情愿地爬了出去。

“重新回去吗？”她问道。

蝙蝠侠从汽车挡风玻璃里往外望，但避开她的目光。

“去自杀。谁这样干都得作这种准备。蝙蝠车要有空气，我也一样。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调查这件事。”

看不清的眉毛拧在了一起，这使猫女那带毛的猫耳像是竖了起来。“有怀疑对象吗？”她问道。

“没有。”

“撒谎！”猫女慢慢消失在阴影里，很快变成一个模糊的猫的侧影，只见她那伙伴即那小猫的绿眼睛仍在忧伤地眨着。

蝙蝠车咆哮着倒车，很快便消失在寒冷的夜色里。

第二天早上，警长戈登被他卧室里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

他那“喂”的声音更像嘟哝而不是厌烦。

“你还在睡大觉实在使我吃惊。”蝙蝠侠用硬邦邦的声音说道。

警长看了看他收音机上的钟，叹了口气说道：“我是20分钟前才回家的哩。”

“那对不起啦。”

“昨天晚上我们损失了4个人。他们都不是那种无家可归的人。”

“我差点儿成了第5个，而猫女则是第6个。”

“什么？这只猫干吗也插一手。”

蝙蝠侠迅速地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锈斑’地区是这一混乱的中心。这一点绝无怀疑。”

“据你所说，那儿的蓝光最强。死者刚好在这一地区外发现的，但远至格特姆村这最南端的人们也受到影响。

那里最明显的情况是人们感到喘不过气来。这我也感觉到了。”

电话线嗡嗡响着。蝙蝠侠然后说道：“我倒有个看法。”

“说吧。”

“这一切，都是某个东西。某种力量或某个机器干的。

那种咆哮声旨在吓唬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把他们赶出‘锈斑’这个地区。

第一天晚上拒绝离开这地区的人，到了第二天晚上便给窒息死了，他们的尸体被扔到各处，好使警察只好八方出击。”

“他还真的达到了目的。”戈登大声说道。

蝙蝠侠接着说道：“这家伙既已接管了‘锈斑’地区，于是这自称会隐身术的扼杀者便加速想对格特姆市进行敲诈勒索。”

“可是这个人是谁呢？”

“想想看。谁拥有‘锈斑’这个地区呢？”

“肯德尔·夏普吗？这可是太荒唐了！”

“是谁购买了格特姆动物园并把动物全卖了的呢？”

“夏普。”戈登承认道。

“据《格特姆报》的闲话栏作者们说，谁将在1月1号面临破产呢？”

“夏普！”戈登咆哮起来。“我派人把他抓起来。”

“以什么罪名呢？你可得有证据啊。你干吗不把此事交给我办呢？”

“你想怎么办？”戈登怀疑地问道。

“你想想，我要是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不是便能睡得更安稳吗！”蝙蝠侠刚一说完，电话便断了。

肯德尔·夏普在他那大教堂似的办公室里独自收听调幅无线电收音机的广播，这间办公室位于建造在非商业区的一座办公大楼的24层上。此楼于80年代初建成，现已处于易主而落入他人之手的边缘。

电台的播音员今天倒没有去谈肯德尔·夏普。现在的谈话题目是那位会隐身术的扼杀者。

夏普根本没想到，他还会看到人们在公共话题中提到他的姓名的这一天，这都是因为他的财产已减少到令人伤心的地步。

市府的代表们。市长，此外当然还有警长戈登，在新闻播放暂停时间，一再要求市民们保持冷静。但当节目转到公众随便发表意见时，人们便明显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支付赎金，另一派则认为，该市绝不能在恐怖分子的威胁下让步屈服。

有三分之二在电台上发表意见的公众说，他们准备在半夜这一最终期限到来之前离开该市以防万一。这使肯德尔·夏普肌肉松弛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一笑。

但在市政当局方面，态度却十分坚决：不交任何赎金。

听到这个，夏普大声笑了起来。

他的秘书用蜂音器通知他有事，于是夏普便关上了收音机。

“诺玛，什么事？”

“布鲁斯·韦恩先生来了。”

“韦恩？有约见安排吗？”

“夏普先生，日期上没有这一安排。”

肯德尔·夏普眯起他那眼珠没有一点颜色的双眼。布鲁斯·韦恩是一位跺跺脚格特姆市也要震一震的人物。夏普好几次想拉他在商业上合伙，但这位神秘莫测的百万富翁却总是婉言拒绝。他现在到底要干些什么呢？

“请他进来，”夏普很感兴趣地说道。

当布鲁斯·韦恩从门外迈进来时，夏普从他那巨大的樱桃木办公桌后面走出来，右手向前伸出，脸上堆起了十分讨人欢喜的微笑。

“韦恩先生！幸会幸会！请坐，喝点酒吗？”

韦恩站在那里。“多谢，不喝了。”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呢？”夏普问道，然后向酒柜走去。

“生意之事。”

在回话之前，夏普让自己那毫无表情的脸不露任何痕迹。“你？可是格特姆市的富翁啊！我还以为你只是出席董事会议，收收红利和利息，根本不必像我们这些挣苦力钱的人那样上阵拼搏呢。生活可不容易啊。韦恩，我建立起过我的帝国。可是我却不是天生适于干这种事的人。你和我两股道上的车，根本走不到一起。不过这一点你明白，对吧？”

“我今天是路经‘锈斑’地区，”韦恩以不温不火的声音说道。他向四壁看了看。大部分墙上都挂着他搞地产飞黄腾达时与各种各样的名流交结聚会的照片。

“乱糟糟的，是吗？我搞到了那个地区——度曾是黄金地区的总共6个街区的地产——便宜得不得了，可那是5年前啦。韦恩，我曾有过规划，大规划。把所有建筑物全拆了，搞个夏普市，一个市中之市。有电视制片厂、办公大厦、超级市场、各种制作所。谁料想市场疲软，我于是便给弄得两手空空。”

“本市不乐意你企图……牺牲他们的利益而去铲平这个地区并放弃2040年之前的一切财产税。”韦恩以同样不动声色的语气说道。

夏普不高兴地把肉嘟嘟的嘴巴拿动了一下。“讨价还价的花招。”

“这花招你要得太久了。当市场疲软时，要搞什么夏普市可再也行不通啦。”

夏普耸了耸肩，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市场还会回弹的，我也会东山再起。你等着瞧吧。我以前损失的每个子儿我都要赚回来，我现在损失的也会全赚回来，而且还会赚得更多。”

“可与此同时，”韦恩接着说道，“锈斑地区却正变成反社会分子的杀人场所了。”

“我那些私人保安员本来还管理得好好的，后来市里却埋怨说有点乱了套了。”夏普辩解地说道。“不过我们都把话扯得远离题目了。”这位地产商转过身来，带着斟满酒的杯子说道：“不是吗？”

“不是，我们没离题。我愿意从你手里收买‘锈斑’地区。”

肯德尔·夏普对这出人意外的建议大吃一惊，以致情不自禁地说道：“你疯了！”

“是吗？”

“别装蒜了。你深知地产市场的行情。你一定知道点儿想占夏普——我是说‘锈斑’地区——的便宜得付多大的代价。即使我把这个地区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你，你也别想用底价把它收买。”他神经质地哼了一声。“像你这样血统高贵的富家子，100万年后也不行。”

“你干吗不把这种操心事搁到我身上呢。”韦恩接着说道。

夏普两眼眯成了一条线。“那你报个价。”他断然地说道，接着呷了口酒。

“500。”

“百万！”

韦恩点了点头。

夏普把咳嗽压了下去。他又喝了一口酒，再次干咳起来，最后说道：“不

卖。”

“为什么？这个价可是够大方的啦。”

夏普用手背擦了擦他那湿乎乎的嘴巴。“没错，太大方了。韦恩，你可不是别有所图啊。你太聪明了，绝不会为这一大堆钢筋水泥的废物而被人敲一竹杠的。你要什么把戏呢？”

韦恩站起来要走。他紧盯着肯德尔·夏普疑心重重的两眼。“什么把戏也没有。我只是个有责任心的公民，认为应帮助人们使格特姆市变得美丽起来而已。”

“废话，谁信呀！好一个公共利益的斗士，我才不上你的钩呢。”

韦恩在门口停了下来。“你的也一样。”门关上了。

“他怎么知道我搞不成呢？”肯德尔·夏普嘟哝道，同时凝视着关上了的门。

那天晚上稍后，夏普在他那俯瞰格特姆公园的住户共管宿舍楼里，仍然在咀嚼说过的那个问题，这时电灯突然灭了。

“又停电了！”他抱怨着说道，在他向电话机走去时踢翻了一张矮凳，摔了一跤。最后几步他是爬过去的，然后把电话拉到跟前。

电话机在他手里没有一点动静，怎么也拨不通，他拍了拍耳机托架，可是还是毫无动静。

他走到门口，把头伸了出去。其他住户也像他那样在门口探头探脑。

“停电了？”他问道。

“不知怎么回事。”有人对夏普说道。

电梯停止了运行。这一层好像没有谁想要向下走差不多三十道楼梯到下面去查看出了什么问题。夏普花言巧语他说了一大通，想让他们中的人去查看一下，可是他们却理也不理。

最后夏普火冒三丈地说道：“好吧，没关系，我自己去。我今晚打不了电话可不行。”

他每走几道楼梯，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走到第10个楼梯平台处，他已气喘吁吁，于是他改变了主意。“见鬼去吧！”他说道，然后便循原路返回。

在他那层，月光如水，他看见他房间的 door 半开着。而他刚才已经关了，还上了锁。

夏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里，怦怦地跳着，但却拿不定主意。

他蹑手蹑脚地向门口走去，把耳朵贴在门缝上细听着。

他听到的唯一声音是自己心跳的怦怦声。夏普壮起胆来，小心翼翼地把门慢慢推开。

他看见在墙上的保险柜处有个人。假冒马奈画的那幅假画、镀金画框及其他东西全给拿了下来，从而露出了那圆圆的钢门。这位窃贼在黑暗里显得模模糊糊，成了昏暗中的一个黑影。显然是戴着手套的两只黑手，正在弄那转盘。

肯德尔·夏普紧紧地盯着，看出了影衬在墙上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这影子有个圆脑袋，头上竖着两只尖尖的动物耳朵。

他退了一步，心差点儿从嗓子眼儿里蹦了出来。“蝙蝠侠！”他喘着气说道。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眼睛睁得溜圆，竭力想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他便听到他那保险柜的铰链转动时所发出的轻微的金属声：吱！

现在别无选择啦！他摘下他那赫尔姆斯牌强力领带，握在强劲有力的两手里使它成为圈状。

他把这圈子举在前方，蹑手蹑脚走进了客厅。

那个高个子尖耳朵的鬼怪样的人仍然在他那保险柜旁，乱翻着他那些文件。他找到了一份感兴趣的文件，打开来一看是各种蓝图的一部分。

然后这要命的绳索便从上向下套了过去，夏普接着使出浑身力气，死死地勒住这位作无本生意的家伙的喉咙。

他们打了起来，这他料想到了。戴着手套的手指向后伸过来挠他的脸。他闭着眼把头状在这位窃贼的左肩上以保护住自己的眼睛。针一样尖锐的爪子挠着他那厚厚的头发，把他的头皮挠得到处是伤。

他哼哈着，把绳索猛力拧了一下，把他的敌手拖倒在地。结果他俩一起倒在了地毯上，但夏普压在了她身上。他的双手，手指关节处的骨节鼓突，更增大了它们那可怕的压力。

慢慢地，他的敌手的反抗变得没有力气了。当那挣扎着的人形再无反抗之力时，夏普却扯得更狠了。

最后，那位房地产开发商松开领带站了起来，感觉出一身的冷汗已使他那衬衣湿乎乎地粘在了他的身上。他还在喘着粗气。

这时，电灯重新亮了起来。

夏普猛力地眨了眨眼，仔细察看起他那牺牲者来。

他看见一个苗条的猫形人，身上穿着灰色的猫眼，身后还有一条长尾巴。他还看见，模铸的猫耳，高高地竖在面具头的上方，很像猫的耳朵而下像是蝙蝠的耳朵。

“你到底是谁？”他嘟哝道。

但当其他居民走到走廊上，对重新供电深感高兴时，他却把门锁上了。

肯德尔·夏普把掉到地板上且已被揉成一团的蓝图图纸捡起来后，便急忙向电话机走去。电话机再次可以通话了。他迅速拨了一个电话号码。

“谁呀？”一个怀疑的声音说道。

“是我，头。”

“头，是你呀，什么事？”

“有人钻到这里来了，把车开过来。我们得处置一下。”

“那今天晚上怎么办呢？”

“你只要赶快，我们仍可照计划行事。快去办。”

夏普挂上了电话，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他声音刺耳地长吁了一口气，把前额处的汗擦掉。

有人敲了敲门，接着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管事人查出了问题，有人瞎搞配电闸。你说可气不可气？”

“真是难以想象。”夏普满脸苦相地说道。

当这位满头大汗的地产商重新镇定下来之后，他再次站了起来，检查起那位猫形入室窃贼的尸体来。她的嘴张开着。他深懂扼杀人的全过程，知道被扼死的人的舌头会吐了出来。可这人却没有吐出舌头。他跪下来把一只耳朵贴到牺牲者的嘴上。嘴唇仍然是温暖的。她仍然在呼吸。

肯德尔·夏普在地板上摸来摸去，想找到他的领带。但当他把领带缠紧在双手上后，他才意识到，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力气去把她勒死了。